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隆接四人皆以名儒居相位而持祿固寵大畧相當故合傳

真德秀曰衡之奏對本於衡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茅坤曰此傳僅有書疏可觀

隆接經明二字是衡傳柱

子故傳內疊曰經學精習曰經學絕倫曰傳經以對

漢書評註卷八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古師

曰庸作言賣功庸為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

人作後而受雇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匡

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匡

說詩解人頤笑如淳曰使人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師古曰射策

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調補平原

文學師古曰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

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

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

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

多所貢獻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

能以其不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人傑是大漢之儒

漢書評註卷八十一 匡衡

及次其子咸
曰亦明經首
尾脉絡自貫

真玉

生大

其要

真德秀曰衡
之論美矣然
方是時恭顯
用事遂堪猛
殺賈捐之衡
對畧不及此
雖有近忠正
遠邪佞之言
何益哉

林希元曰議
論滾滾皆聖
賢道理詞語
復宣暢漢儒
以經術經世
務自仲舒之

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
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
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
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感之甚者也平原文學
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
隨牒謂隨運補之恒
超擢者不被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
國器謂師古曰所有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
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
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一本樂作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
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
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尊之未得其
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
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
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
同姓骨肉也踰謂逾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
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也
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

外無衡者治不多見也

又曰導之末得其務是源頭含蓄後面許多意思

隆按此上言時俗之弊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句與上導之末得其務句相應此下正是說大變其俗意

林希元曰朝有六句只是上意此後意思亦不能與上面觀貼古人文字多如此

隆按本字應上務字今俗吏以下正是導之不得其務處

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伐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

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襁褓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徂戒。其傷汝。禮肉袒也。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秦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禮音祖。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祖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哀於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酬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

作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侯也。不能修其冠矣。他人是愉。故其俗皆吝。畜而弗馳。弗驅。宛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大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其地。與之人。皆怨。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

隆按考國風以下思引詩之變俗者以為証申明上文公卿大夫相與衡禮以下意

林希元曰治天下者審所上一句收拾上文許多意思是大關鍵

隆按臣聞教化以下總叙上文言變俗之效因引詩以起下文言宜先正天子之都也

楊慎曰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于武國之中而復叛于中哀之後故高宗

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謂崇尚也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服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武之詩商邑京方之中止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邵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也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盪以成災祥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音子鵲反音子鵲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

伐之以中興
殷道也

林希元曰此
教化之原本
三句此所謂
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也

林希元曰自
古將進言於
君者必先稱
述其善然後
及已意

陳仁子曰衡
之明經其為
世推薦不但
望之而止今
乃為史高辟
入相幕失身
非人轉喉觸
諱觀其言曰
近忠正矣而
不指更生之
忠曰遠巧佞
矣而不誠石
罈之惡曰罷
珠厓矣而不
雪捐之之冤

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
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此下有嚴字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
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
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
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二后。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
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子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
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
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

人國得以窺
衡之心他日
華奏免石顯
晚矣

唐順之曰文
溫雅

林希元曰首
二句包一篇
意以下分作
三段言皆當
用心在所審
也義理精透
純粹可為通
經之儒

陳仁子曰衡
深於明經者
也其言盡性
中庸之說也
其言正家大
學之說也讀
其奏藹然儒
者之風度也
而考其言為
帝學傳昭儀
定陶王而發
當是時衡既
受知於史高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曰。國風。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曰。梱。與閭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曰。古曰。阼。主階也。醴。酒也。貴於眾酒。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曰。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

石顯又未必
不借此求知
於皇后太子
也衡言雖是
而衡所以為
言者其心則
非矣

林希元曰自
受命之王至
此言遵祖

真德秀曰此
所謂性蓋指
氣稟而言非
天命之性也

又曰此論甚
善然元帝之
失在於溫良
少斷若泛陳
之後又切言
之則庶乎其
有益矣

林希元曰自
審好惡至此
言治性乃大
學誠意正心
事

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言欲治四方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

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

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

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

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言

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

師曰本正配匹配之際配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

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

詩窈窕幽閑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

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

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

事

茅坤曰此必因后宮失序故為建議及

林希元曰慎妃后句應詩始國風意別適長句應禮本冠婚意禮之於內一段承上慎妃后其尊適一段承上別適長非虛加一句總承上慎妃后別嫡長兩意

林希元曰故聖人以下正是上面慎妃后別適長意

林希元曰自開室家至此言正家乃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師古曰。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讀曰儼。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威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

林希元曰此疏所言義理最精粹學者當着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

隆按此疏泛起一冒下分三段與前治亂篇同格

虛舜治曰成帝能博覽古今臨朝淵嘿若有得於衡所勸經學威儀之則者卒之趙氏內亂死才色荒于妃匹之戒謂之何哉

隆按自匹配之際至此一段戒匹配

隆按自六經者至此一段勸經學

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誦曰。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伯音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今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

隆按自聖王之自為至此一段勸威儀

劉奉世曰數當作張

黃震曰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為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為大臣生視石顯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隆按有司奏衡專地二句是綱下文是目

隆按封真平陵者郡也復付樂安國者亦郡也衡固聽之矣特多四百頃而不之發所以不

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

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閭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

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郡即復以四佰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僅收取

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

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一尺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

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

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附下

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

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禹為兒。數隨家至

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

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

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郎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

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師古曰。試。奏寢罷歸故官。謂不下也。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

以職事也。

免議者之口

王應麟曰儒

者之得政自

公孫弘蔡義

韋賢玄成及

衛光之徒

口道先王語

以謀爵位為

具且是經自

經人自人學

問議論與操

履判然為二

物也

隆按此傳叙

禹以明經為

師相迺一事

不書而所書

者若費賜若

賈田若飲食

婦女與諸星

地請官子胥

之類而已及

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一本善下有說字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

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

邑八百戶帝下有長字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

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

傳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

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

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

事推以孳孳一本無作師傳故舊之恩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

臨問師古曰侍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

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過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

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

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

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

後堂理絲竹箎弦如淳曰今樂家五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

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

張禹

張禹

張禹

張禹

張禹

張禹

張禹

隆按經學精
習有師法是
一篇杜子

茅坤曰漢武
宣元成間以
經術任公卿
不次若此

真德秀曰成
帝之報巨衛
報張禹禮意
至矣如非其
人何

胡寅曰禹與
鳳並頌尚書
欲避避鳳此
以退為進者
也何哉王商
以丞相忤鳳
收印綬歐血
死必欲得上
意固祿位推
崇王鳳勿與
爭權則長保
富貴矣禹行
此果致則商
之厄固宜然
位為帝師意

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
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篋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一豆

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庖酒相對。師古曰一豆

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禹年老自治家瑩起

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

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

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

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

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龍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

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

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

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

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

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

識乃爾它日
無惡朱雲之
有請也

唐順之曰為
相六載過無
一事可書也

茅坤曰漢罷
相猶得置從
事史即宋罷

相而不絕祿
及領官觀之

類臣街如
何喬新曰班
援作漢書范

曄稱其賸而
不穢如張禹
之傳授而及

子後堂聲色
之樂則為乖
僻之箴此賸

而不穢也
權德輿曰禹

以經術為帝
師特見尊重
駕至禹第矚
其一言以為

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作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

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

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

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

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正衣

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

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

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

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

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

也。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真生子高。高穿。穿生順。順

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

孔光

律度為宜乘其獨納病言得失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墁於近郡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釀成王氏之禍若當春秋之時明禹之罪作誠末世可勝紀乎
 茅坤曰禹不以此時條王氏擅權之罪令帝得為處分已而辛移漢祚禹之罪重矣
 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胡寅曰當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者乎

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騭。霸生光。馬。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於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過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

凡禹數言之
中老奸備見
不知焉所守
經何經也然
則頃覆漢家
翊戴王氏高
有力焉尚方
鉏雖不得加
而禹之戮終
古不可免矣

呂祖謙曰禹
之罪後世論
之詳矣然推
其由亦成帝
致之彼見其
君之懦弱無
斷恐排王氏
則復效王章
之死為子孫
計不得不出
於此耳

隆按帛禮記
作白

隆按以上總
叙光所自生
畧言之以下
又得安國而

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
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
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橐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古師
曰奸求也奸忠直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
之名也奸者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
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光嘿不應更答以
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
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學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徒光祿勳為御史大夫
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
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
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
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
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
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
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
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

復詳次其事以及於光云

隆按周密謹慎足概光之生平

隆按自只典樞機至其執然也總攝焉光之周密謹慎處俱伏案後一一皆應又按據經法與上經學尤明句相應

隆按光議一段應前上有所問據經法三句

凌約言曰光

為嗣與長妻

絕之見也蓋有得於經學云

與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與引令條之文明有所訖也。師古曰止也。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弃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康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